

## 少年乙的奇幻旅程

瀛苑副刊

文／乙少年 圖／洪翎凱

我與少年乙是結識多年的朋友。至於是什麼時候認識的，我卻想不起來了。好像從小就認識，又好像是高中才認識的，欸！這真的不能怪我，人活了一輩子，生命中闖過的過客不可勝數，腦中記憶稀稀落落散漫著這些有臉的、沒有臉的人們，偶爾人名與面相兜不起來的情事也是在所難免。更何況少年乙長得真的不怎麼樣，沒有特別俊俏也不會特別抱歉，大概就是那種混在班上升旗隊伍中要找十分鐘才會發現他站在哪裡的那種同學。

我們常常躺在公園內那棵大樹下打盹。少年乙是個善夢的人，有時他會問起我他是蝴蝶還是少年乙，原因是他剛剛夢見了自己變成蝴蝶，因為感覺太真實、太快樂，因而懷疑自己根本就是蝴蝶之類的。「真的有這麼真實的夢嗎？」當我這麼質疑的時候，他總是笑笑跟我說：「睡覺的時候要心無旁騖。」

那年，指考終於結束了。我騎著腳踏車，心情無比輕鬆暢快，彷彿分數如何、會考上哪所學校都已與我無關。我懶懶的躺在大樹下，「這下你終於可以好好做夢了。」少年乙這麼對我說，並附帶一個微妙的笑意。

於是我睡著了，沈沈的睡著了。

當我睜開眼，已經站在花瓣上。舉目所見，一切景象都如馬賽克般切割，一對複眼將天地解構成一萬兩千個畫面，再重新構築成完整的世界。我抖動著翅膀，開始理解眼前的模糊以及飛翔的愉悅。而當我嘗試思考，竟可以憶起一些過往：渾身是毛地匍匐在嫩綠色的枝椏上，餓的時候嚙些葉芽；渴的時候飲些露水。某天不自覺地吐出白色的絲線將自己牢牢網綁，緊得讓自己失去意識。繭居良久後才發現自己變了，一切都不一樣了。隔壁那個阿蛾從前老愛嫌棄我一身毛，如今卻因為我斑斕的羽翼鎮日纏著我不放。我可以飛到更高的地方，看見更遼闊的世界；也可以立於花上，擁抱漫漶而來的清香。「當蝴蝶的感覺很好吧？」少年乙，從小跟我吃同一片葉子長大的好兄弟。「來，我帶你到別處看看吧！」我隨著引領，飛到以前未曾到達的高。眼看著花與樹越來越小，最後成為馬賽克中的其中一格。這時一陣強風衝撞而來，我們隨風旋轉飄蕩，雖然一度試著逃離困境，無奈翅膀卻被狂風折斷，於是少年乙與我就這麼往

下墜落，落入深沈的幽闕中……

「我覺得……魚在水中游，好像很快樂啊！」少年乙看著橋下的魚這麼說。我們是幾十年的好朋友了，閒來無事就愛一起喝酒瞎扯淡。「你又不是魚，怎麼知道魚快不快樂？」我說。「你又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快不快樂？」乙說。「我不是你，所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好像你也不是魚，你也不會知道魚快不快樂，科科。」我說。「可是你一開始問我怎麼知道我知道魚快不快樂，就是你已經知道我知道了啊！現在你問我怎麼知道的，我就是從這個地方知道的啊！」語畢，乙竟竄到我的背後，一把將我推下水去。於是我便化身為魚，開始在這一望無際的藍色世界裡四處游動。倘若偶遇無聲的同類，也只你看我我看你，原來魚從來都不言語也不交際。最快樂的時光不過是黃昏時，橘紅色的夕陽映在江面，那粼粼的波光還算堪看。「原來游魚根本不快樂！」我心想。

就在沉吟時刻，岸邊有少女姍姍而來。她一腳踩進映照餘暉的江水，波光迤邐，水紋帶著情竇將熟的少女費洛蒙四處竄動，它感染了我身上的每一條神經，讓人心神盪漾。我畏懼著這種狂喜，卻阻止不了這種歡愉的持續。就在心神錯亂間我看見一點銀光，張口去咬卻被鉤住嘴唇，少年乙奮力將我拉起。「解脫了！我解脫了！」被釣起的我開心地揮動著我的尾鰭。

少年乙將我平擺於砧板，方才的肉體愉悅猶未退盡，去鱗的刀片刮在身上竟不感一絲痛楚。我興奮的拍動尾鰭，只聽到刀剝砧板聲響叩叩叩……

叩叩叩……「咦！少年乙呢？」我左右張望。只看到那個教思想史的老教授正挺挺地站在座位旁敲著我的桌子，輕聲說道：「孩子啊！都已經大四了，你還要睡到什麼時候呢？」

2010/09/27

